



【浮生】

爹娘树

张金刚

我的老家在一个山坳里,树木连绵遍野。那些树与村人一样,绵延了不知几代,一如我的乡亲,令我永远牵念。其中一些贴上了“老张家”的标签,是属于我的父母的,我亲切地唤它们为“爹娘树”。

“爹娘树”品类不一,凡土生土长的树种都有一些。有分田地时带来的,有老家院儿祖传的,更有父母亲手培植的;有在山谷沟岔的,有在田间地头的,有在房前屋后的。大大小小百余棵树,父母视若儿女,精心呵护并时常念叨:说不定哪天就能沾上它们的光呢。

父亲个头不高,精干灵活。每年冬季,他都会腰别镰刀,噌噌噌爬上树干,修理那些疯长的枝丫。一阵疾风骤雨过后,钻天杨开始钻天,洋槐树不再乖张,一株株如理过发的小伙儿,精神、帅气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去生长。父亲一边砍枝一边跟我逗趣:小子呀,你也像这树一样,不修理就成不了材。我又腰向树上喊:你下来修理我呀!说完,我俩都笑了。但我心里真害怕哪天闯了祸,再遭一顿胖揍。

冬去春来,修剪过的树木冒出了新芽。父亲又会剪些杨树枝,扦插在河埂上、沟渠边、农田里,说:每年栽一些,不出几年就会是一片小树林!还真是这样,如今几十年过去,我家的那几片杨树林已郁郁葱葱。而那些经年的老树,大都已被砍伐,成了房梁、门窗、床柜及我的学费。

哥哥结婚那年,父亲伐了几株高大的杨树、槐树,请了村里盖房的把式、最好的木匠,在山脚下盖了五间土木新房,风风光光将嫂子娶进了家。父亲一手培育成材的那些树木,不再洒下荫凉,却换了种方式继续帮着老张家遮风挡雨、开枝散叶。侄子出生的那天,父亲又在新院里栽了几棵杨树,说是要让孙子在树下玩耍、学习、长大,等到他娶媳妇时,树也就成材了。

我考上师范那年,父亲伐掉了老房山墙外的两株老洋槐。拿着卖树的一千多元,以及卖花椒、卖槐米、卖柿子和借来的三千多元,送我出山、上路、进城求学。其中一株的树桩,父亲掘出,切了两块案板,一直用到现在,那道道年轮记下了我当年的年纪;另一株的树桩,留在地里,父亲常坐在上面抽烟、纳凉、晒太阳,不觉间新树苗已在树桩周围长高,俯看着矮小的父亲。而我,也记下了这恩情。

母亲虽高父亲一头,可毕竟柔弱,只能费尽心思地侍弄些果木树。正是这些结果儿的小树,深得我心,每年鼓动并满足着我肚里的馋虫。

老房墙角处,有一棵李子树,可心的是竟然还有两枝大黄杏,那是母亲当年从很远的亲戚家嫁接来的。母亲说:小时候带你走亲戚,你吃了人家一瓢大黄杏。怕你嘴馋,就嫁接了两枝,试了好几次才成活。每

年盛夏,黄杏先熟,紫李接续,让我吃个过瘾。如今,那树还在,一年年牵动着我回家的脚步。母亲喜滋滋地看着我吃,还是那个味儿。

还有一些杏树、桃树、花椒树,多是母亲在院内或田间撒下核或种,育苗栽植的;一些柿树、枣树、核桃树、苹果树、石榴树,则是母亲从田野沟谷寻得小苗移栽,或是剪枝嫁接的。不管怎样,勤劳持家的母亲都会千方百计地让我家拥有这些树,满足我们胃口的同时,也卖些钱贴补家用。

又一个秋天,回家帮母亲摘柿子。当年的小树已高大挺拔,硕果满枝。我攀坐在树枝上,举起长杆,将柿子一个个挑下。母亲捡完一数,足有一百多个。母亲乐得合不拢嘴:这棵柿树从挂果到十几个、几十个,今年一百多个,明年肯定结得更多。我腿脚越来越不灵便,你一定记着回来摘呀。等明年春天,我再嫁接几棵,以后每年都会大丰收。

趁我在家日子,母亲略显神秘地领我走了几道谷、几块地,让我认认家里的果树。在母亲的指引下,我知道了村北有三棵核桃树、五棵枣树,村东有两棵杏树、四棵花椒树,村南有两棵柿树、一棵山楂树,老屋附近还有四棵桃树、一棵李子树;也知道了这些果树参差的树龄、挂果的先后以及管理方法、收获时令。

母亲坐在院里的苹果树下,喘着气说:哪年我都会栽些树,如果真有一天干不动了,或是不在了,你们照样能吃到应时的果子,摘了送人、卖钱都成。即便顾不上摘,也是个念想不是?我连连说“是”。母亲满意地笑了,起身做饭,我却坐在原地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只是默默地将那些树一棵棵种在了心田。

那日,父亲在电话里说,村里修路要占地,还要砍掉一片杨树林。他虽不舍,却识大体。几日后,他招呼我回家,将占地伐树得的四万元补偿款给我,说:这些钱你帮我收着,等哪天我们有个大事小情或者突然走了,就用这些吧。菜园地里还有两棵老香椿树,到时砍了给我俩做寿材,够用,挺好……

一个月后,母亲招呼我回家,领我去老家院儿,看了看村里危房改造正在盖的60平方米的新房,那几株老洋槐、老椿树围着新房,我们都很喜欢。与父母在树下荒弃的老石碾上小坐,抬头仰望秋后的老树,枝丫张扬,父亲再也无法攀上去修理它们了,母亲也无力再在新房周围种上果树了。

秋风吹过,黄叶飘零。“爹娘树”又长一岁,明年将继续新叶荣发,可爹娘却将一直枯萎下去,终将滑向生命的冬季,不再回春。

恍惚间,我已站成了一棵树,与妻女、哥嫂、侄子一起成了“爹娘的树”,融在了山坳的密林之中……

日子过得好好的,一动了买房的念头,就有了变化。比如,通常都是一觉睡到天亮的,想着要去看房,从迷路的梦里挣扎出来,发现天居然还没亮。

早上去阳台换运动鞋,不小心把阳台角落里的一株万年青踢翻了,躲在花盆底下颐养天年的小虫子吓得四散,我也懒得管,用扫帚随意划拉了两下,把洒出来的花土分散到阳台的各个角落去,就算整理干净了。

手机充电,再下载一个可以指朝向的APP,忙乱中把一小瓶香水碰到地上,又滚到书架下面去了。我毫不犹豫,径直走开——等我搬家的时候,它总会出来的。

为了买房子,我在广州划了三个“战区”,已经见了三个房产经纪。

第一次报我的预算,房产经纪说,这个价位有点尴尬。第二次我尝试加了一点,房产经纪说,这个价位有点尴尬。第三次又加,还是尴尬。

中介说得并没有错,每次钱增加了,但欲望也增加了。人生的尴尬,大抵都是这样来的。

像我这个年龄的城市女性,几乎都买房卖房折腾过好几轮了。在这个事情上,我是非常失败的。20年前买了房子以后,我就错误地认为不用再考虑这个事情,不但把再买房子或者换房子从人生目标中划掉了,还把增加房子面积的钱,换成了无数零零碎碎的小享受。这些小享受一部分变成了我的脂肪,一部分变成我衣柜里的库存,一部分闪烁在我和朋友吹牛的话题里,比如“上次我在欧洲的时候”之类。

我就这样生生地辜负了这个时代,感觉错失了好几个亿的收入。而且现在迎头赶上明显晚了,容积率、公摊这些买房的基本概念,在别人那里,就相当于空气和水,但我就是搞不懂。我也没有形成置业的基本原则。房子的好是有很多维度的,比如买罐装牛奶,我每次都看蛋白质、脂肪和钙的含量,至于买房子该看什么,我还很模糊。

我遇到的三个房产经纪对业务的熟悉程度也不同。其中有一个最厉害,我吞吞吐吐说一句花园,他就把公摊、容积率、周边环境的数据都介绍一遍。我说一句采光不错,他又把房子的朝向、房间对流与否介绍一遍。另外一个经纪可能是新来的,问:“姐,你看怎么样?”我其实不会看,只好说:“你觉得呢?”然后,大家就沉默了。

今天约的,是那个很能干的房产经纪。他推荐的一套二手房是南向的,屋主是一对老夫妻,我们一起去看看。

因为要买二手房,才知道自己对这个城市的熟悉不是真熟悉。原来这里有一幢楼,原来那里有一个花园,原来从这条小路进去别有洞天。真实的生活像河流不停拆分出细流,沿着每条街道渗透,无孔不入,把城市填满。

我们生活的颗粒太大了,错过了不少。我从来不羡慕那些可以满足世界走的人,因为如果你哪里都可以去,你就没有“别处”了。我想以后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,把日子过细一点。

穿过街道,我想象自己在这里买花、修鞋跟、找盲人按摩师按摩。虽然这里和我的家只是隔了一条街,我硬生生逛出了出境游的感

觉。

我去看房的时候,那家的奶奶在厨房里正把去了皮的番薯在大碗里捣烂成泥,然后挖出一块块放在煎锅里面,团圆、压扁,等差不多把整个煎锅摆满了,提前放锅里的花生油也热了,在每块小圆饼周围撩拨着,很快就焦香扑鼻了。客厅里乱乱的,靠墙的大家具都被移离原来的位置,向房间中心聚拢,大大小小的包裹都扔在沙发上,几个男人坐着小板凳在严肃地喝茶,示意我随便看。阳台上的花也都残了,可能是因为要搬走了——这么乱还有心情吃做起来很麻烦的番薯饼,也只有广州人吧。

房产经纪和他们很熟。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,屋里的年轻男人是老人的侄子,也想买老人的房子,是我的潜在竞争对手,他在说服老人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。老人不想卖给他,因为这套房子的学区不够好,老人希望侄子买更好的学区房,这样孩子可以读名校。

【实录】

买房

丹萍

房产经纪对我说,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,不需要名校指标,这个没有指标的房子对你太合适了。而且,如果我断了一个年轻父亲买叔叔的房子,让孩子读普通学校的念想,他可能就会去买学区房,那么他的孩子就会读名校,也许人生是另外一番不知怎么样的光景,也减少了老人不愿低价卖房的麻烦。

或者,我如果买另外一套房,那个刚毕业没两年的小姑娘就可以拿着卖房的钱,去长沙换两套大房子,住一套、租一套,还可以和姐姐一起照顾在长沙的母亲。

或者,我买另外一套,房主夫妻俩就可以拿着巨款去投奔在北京的儿子。

或者,我买另外一套,两个娃的爸爸就有钱给首付,去买一套他看中的更好的房子。

每一套房子都是屋主向上的阶梯。

我感觉得到一整天自己都紧锁着眉头,想到签约、拆墙、装空调、腾挪钱,想到和我有关的买房子和卖房子的人,想到改变了学区的小孩、调整了养老方案的老人,内心沉重饱满。

我只是买一间小房子,就滚动到人生的洪流里了。

或者,我又想,我也可以退回到今天早晨,我收回买房的念头。我手上的充电线,把书架上的香水刮落到书架背后,我跪在地上伸着手,把香水从书架底下抓出来。我摆正踢翻了的万年青,用小铲子把洒出来的花土集中起来,固定好万年青的根部,吓了一跳的小虫子们回到花盆底下继续安居乐业,以为宇宙就是我们家的阳台。

我不变,世界亦不变。云淡风轻,似乎也不错。

